



李訓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唐書二百七十九

端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

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訓字子垂如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貶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快

快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  
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謂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  
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印可聽  
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  
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有尹益橫  
帝愈憤恥而憲祖之獄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  
堪欲盡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  
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  
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  
綴羅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

起為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  
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  
子二十人宿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欣諫  
議大夫李珣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  
劾仲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  
數進講至闈等必感憤由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  
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  
帝猶慮官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  
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  
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

官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  
遣使者杖殺之後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烏  
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主踐  
言於蜀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  
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竒進及大權在已銳  
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  
此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  
卿獄指為黨又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速貶無閔日  
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為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  
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

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  
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官豎乃復河湟攘  
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俄賜  
第勝業里賞其勞午每遙見佗宰相備位天子傾  
意官官衛兵皆懼憚迎拜天下險怪士激取富貴  
皆憑以為資具訓時時進賢才俾望以悅士心人皆  
感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  
不如令者還為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  
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  
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內實猜克待

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為太原  
節度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  
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  
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為用十一月壬戌帝  
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伏樹羣臣賀訓元  
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  
之即輦如合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  
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筭驗  
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  
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毅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

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  
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  
怪之曰將軍何為爾會風動庶幕見執兵者士良  
等驚走出閭者將闔扉為官侍比爭不及閉訓急  
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  
訓入者官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果魚下  
殿趨訓攀轡車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  
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墜之將引刀鞞中救  
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  
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

門宦人郝志榮搥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即閉宮中  
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  
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  
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  
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  
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  
事連天子相與怨噴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  
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為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  
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  
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揀入黎

垣羅讓渾鐵胡証等家及賈耽廟貲產一空兩省  
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  
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  
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  
相御史中丞父之閣門使馬元贄啟宣政扉傳詔  
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  
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  
謀逆將立鄭注遠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  
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  
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

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徃徃復私怨相戕擊人  
死甚衆帝遣揚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做之  
兵乃止帝逼官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  
綠帗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  
鍊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  
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  
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  
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  
見涯妻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  
澄今焉逃死訓既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

依浮屠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盤屋  
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官人酷辰祈監者曰得我  
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  
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  
首以徇鍊臨刑憤吒獨元輿曰龜錯張華尚不免  
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  
訓弟仲襲元臯始元臯以屬跡自解行去士良訊  
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  
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  
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

女孺嬰相雜廁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家葬  
道左右它日帝頗思訓數為李石鄭覃稱其才而  
官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  
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  
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嘆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  
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勣為勣煮黃金餌之寢親  
遇畧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讒詭諂陰  
狡億採人度隱輒中所欲為勣籌事未嘗不用挾  
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勣勣曰然彼奇士

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  
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  
勣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掖樞密與俱至  
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  
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  
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不  
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  
御史復言注劾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  
再輔政又憚守澄過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  
策判官士議譴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



表副昭表節度至府不旬月又宗景恭眩守澄復薦  
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資至渥是夜彗出東方  
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  
貧省既藉權寵專嚮官射利其積鉅萬不知止起  
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復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  
將吏以燭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  
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十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  
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  
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  
鉅削中官自謂功在髮刻帝感之乘是進退士大

夫漢魏朝法賢不肯消亂以為弛張當然衆策其  
必亂帝既富人術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  
園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玉涯  
為權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厭之帝嘗誅杜甫  
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  
室間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是明作紫雲樓采  
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  
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度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  
視常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勣病痿注治之有狀  
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眩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

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察屬於訓訓與  
舒元與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  
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孫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  
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  
兵部謁後復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  
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  
都門旗千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澶  
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顯身護喪因羣官者臨送  
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  
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

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  
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薦橈不暇聽仲清與前  
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  
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仇險贊注爲姦數顧賊爲  
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  
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  
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十萬暢鳳翔行軍司  
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  
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  
弘皆勸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

匹宅物稱是注敗前茵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  
蠅數萬飛去可復微子也為禮部郎中簡能者簡  
辭弟篤部員外郎傑者俊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  
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為祈免女曰殺我父  
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引我妻肅臨刑  
詎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  
勇而多謀始在蜀坊趙儂節度府為庄所辟敬彛  
為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  
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固之裔祖

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官知名開元時以太理司  
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冕歷左補闕温州刺史  
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  
進士又舉宏辭再調監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為翰  
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  
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  
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  
外郎召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  
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承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  
所彙定帝以其孤遠自擢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

乃不時至詔殿中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儀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潛默不稱職罷  
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時  
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淮調兵拒之上言  
蜀有兩道直搗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  
繇綿州威蕃柵抵樓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  
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  
某人取其地受其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  
異它日者則匈奴之訕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  
報長慶三年入為御史大夫遷工部尚書鹽鐵轉

運使官具唐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

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授鹽鐵政益

刻免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字

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曰四品

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

官請遜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

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

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

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古

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

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  
皆有副貳缺則攝終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  
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  
元禮京北河清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各拜  
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用官始上無不各  
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為故事然  
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  
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  
取治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  
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

又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  
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酒錢以悅眾俄檢校  
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  
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  
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  
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死礫涯贖狀順  
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齎儉不畜妓妾惡十祝  
及宅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  
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後麻詔涯懲革涯條  
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真戚皆不便誘訕

賈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  
不能禁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其貧者為兵  
掠而涯居永安皇乃揚馮故第財貯皆萬取之彌  
日不盡家書多與祕府伴前世名書書嘗以厚貨  
釣致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  
至是為人破垣別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藉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為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  
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隱侍御  
史裴儲家儲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下  
士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仇楚見帝從容  
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滅矣而露齒不藏深可惜  
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  
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為竇  
紉妻以瘠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妻涯自提首  
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為號墮地乃  
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窮困來京師謁涯二歲  
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  
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鍊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  
浙東鍊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

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  
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鍊美文辭開敏有斷  
然褊急氣陵輩行李為諫議大夫惡其人為宰  
相言之而李逢吉嘗買易直愛鍊才得不斥逢宗崩  
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  
衣吏前道詠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救吏還  
怏怏為憾入為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  
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大和九年上巳詔百  
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鍊自矜大不

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尹鍊曰黃面兒  
致爾儉曰公為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温造以聞坐  
奪俸不勝志求出為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集賢殿大學士監脩  
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為黨并去  
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鍊  
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但奈何劉蕡以賢良  
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鍊與馮宿龐嚴  
為考官畏避不敢聞竟擢其禍鍊本中立不肯身  
犯類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寃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言悟  
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  
中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  
炬食具皆人目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  
塵下因上書言百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  
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  
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  
所以求忠直之一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  
文化成也臣恐 署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負者為陛  
下用也今百珠貝金玉有司承以非筭皮幣何輕

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  
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  
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  
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鄆尉  
有能名裴度表堂與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  
元與自負才有過人者鈔取大和五年獻文闕下  
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  
卒為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  
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人又不露所



縕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  
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  
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  
未必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  
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  
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  
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  
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  
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兼刑  
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筭日與訓比敗天下  
事一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  
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  
凭殿闌誦賦爲泣下第元輿元肱元迴皆第進士  
元輿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  
御史儀寓陵整著捕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  
慰鎮州長慶未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  
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

左僕射李絳交駢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  
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摠百司署  
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  
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削  
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  
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過其事不奏但罷  
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  
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  
乃大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廢小兒頗擾民璠  
殺其亢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

尹自李諒後政條隨數姦豪寢不戢璠頗脩舉政  
有名鄭注劾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  
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宇澄而注由是傾  
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  
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  
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  
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官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  
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  
軻劉軻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  
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

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璫祖名金生礎礎生瑋盡返  
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  
重胤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即解去擢累  
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  
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  
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  
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  
今尹摠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聞有下車望塵  
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遷楚汝二州刺史大

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劄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  
幹歷兩池權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  
拜遷太府卿大和九年代崔郾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貲  
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  
任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  
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更  
籍其閭陬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字民憚其

嚴數旬畢民無四者未知有役設鎮絕河流姦盜  
并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偃下傲  
上出具弓矢河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  
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  
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  
御史繇廬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  
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  
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  
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興引知雜事元興入

相

元中承事

顧

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嘗游合第進

士

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

士訓遣官

官曰全操劉行深周元禎薛士幹似先

義逸

英訓按邊旣行命師邑爲詔賜六道殺之

會訓

不事師邑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下貫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

三妻以季子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

衛而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公賁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



西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  
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村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  
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  
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所  
於帝且近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  
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  
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道街吉甫而  
怨度損德裕不得進是問帝暗唐詠度使與元  
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

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  
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領府庫資  
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拔約以留州財贍  
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暮則賦物儲物南方信  
機巫雖父母孺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  
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相棄之義使歸相  
曉敕違約者顯實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  
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  
所虞敵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  
上昭盡耕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寧乃三月

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  
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  
饒更李錡薛平皆推酒於民信有羨財元和詔書  
停權酷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  
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福急  
今所須脂盡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  
兩物非七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  
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之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  
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  
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

索盤條絲絛千匹復奏言大冰時使至涼州見名

鷹調李天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  
者抵江南捕鷓鴣翠鳥涿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  
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筒於益  
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鷓鴣鏤牙微物也二  
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  
無之蓋有佞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  
鵝天馬盤條搗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  
千匹臣所未踰昔漢文身衣弋絺元帝罷輕織服  
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

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  
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  
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  
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  
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入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  
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  
徭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  
圍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  
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符辛  
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冊辰六箴表言心乎

變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  
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我自  
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  
獻大明賦以諷類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  
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御沐  
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  
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  
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教羣  
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策訖不內  
徒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南方之人率十元就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  
者不敢近輦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  
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從者日數十百  
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  
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惡請下觀察使令狐楚  
填塞以絕妄源從之下方或佛老禱福祈年滄眉  
方士出入禁中狂人景先上言其在周貞元  
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驅款  
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  
者莫若軒轅孔子昔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欲乃子形無搖子  
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消身千二  
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  
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  
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  
此而慮今所得者皆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  
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  
未有御其惑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  
則壽高示時刻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

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  
止師保和之術慎母及藥則九廟射悅天息元果  
誕謫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書工肖狀  
為圖以觀以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遂之  
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  
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  
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  
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又牢不可破矣  
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  
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能生德裕至則完殘

舊法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所勸西云維松由清  
溪下沐水而左盡為蠻有始章皇招來南詔復舊  
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舉啓戎  
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弟未決耳至元穎時遇  
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子遺今瘞夷  
尚新莽痛矯革不能制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  
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  
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  
習邊事者與之計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  
料擇伏障舊與州兵之任戰者發遣獐羣什三

國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方人河中弩人漸  
西縣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  
戰貧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  
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  
星誓擊可鋒流電霆聲突騎摠十一軍築城義城  
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  
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岷關徙雋州治  
臺登丘以奪蠻砦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屬州起嘉  
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  
地苦瘴毒輦天多死德裕命轉卸推粟以十月為

如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  
民乃安蜀人多弼典女為人妾德裕為者科約凡十  
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  
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子農蜀先王祠旁有孫  
村其民別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  
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瀆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  
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  
里因山為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  
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與時戍之以制虜  
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

曾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但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但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孫伯故事丞郎詔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調李宗閔時往往通賚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閔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閭者又罷罷京兆築沙隄兩街上朝衛兵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弊則曰

若可聽願審所取會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三堂厨食利因是挾貫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威風害語言鄭始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各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

天資英敏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片回以  
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止  
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并德  
裕為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  
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  
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  
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  
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發死因與戶部郎李  
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  
王涯李固言路隋所長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

情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為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  
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  
誣構遂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眾進以  
宋中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  
保況申錫邪有司為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  
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  
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  
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必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

指坐宸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  
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告僧孺僧孺聞之  
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  
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  
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  
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  
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  
授簿最其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  
多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  
釋之武宗立為爲明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既

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在而後朝廷治臣嘗  
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  
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栢之爲  
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葛則不然弱不能立必  
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  
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  
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  
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  
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  
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浸久則不及初陛下

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又則小人  
竝進進言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  
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  
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  
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  
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穢  
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  
則謹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  
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東權乃十九年  
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

帝嘗楊嗣復李璠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  
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  
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  
活之無異特恨使一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  
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片  
坐帝曰如今諫官論爭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  
因遣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  
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  
白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  
明以立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

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  
開成時為黠莫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  
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  
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  
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  
來歸未輒擾邊遠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  
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  
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  
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為國家用耶天德  
兵素弱以一城與虜虜強曲不敗諱言年回鶻諸

戎計帝於是代以米三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  
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巧羊馬欲藉兵復  
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貞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  
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  
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之  
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  
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  
之今烏介所持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  
急擊彼必走今銳將善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  
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



金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  
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  
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  
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  
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  
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  
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而  
所與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方猶苦  
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欲得之無用也昔  
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秋仁傑

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  
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劇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  
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更生之帝乃  
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  
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  
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  
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大和時  
擅兵長子陰連誣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  
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  
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持以唇齒也如令

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積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媵宴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為兵猶五攻曰霸二越漢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負兵家之常惟陛下取乘先定不以小利純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為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臣論遂

息元宗之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代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王留事方是時積未下朝廷益為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悵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當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

察之兵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  
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并賊伍不可赦  
如力不足請捨積而誅并遠趣王逢起榆社軍詔  
元達趨土明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  
榆社卒入斬并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  
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  
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  
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今直取州勿攻縣故元  
連等下邢洛認而積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  
積糧之比自女子按撻哺兵未幾郭誼持積首降帝

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積賢子安知及職誼為之今  
三州已降而積窮蹙又取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  
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  
等及嘗為積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  
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刀不  
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起拜保傅蓋重惜此官  
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  
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家  
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  
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

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  
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  
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明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  
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鯨豨與舜禹  
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蓋禹不為黨亦人相  
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  
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  
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  
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在其後  
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一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

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  
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  
堆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  
相為腹心皆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  
論相軋故明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  
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  
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如尼之徒唯  
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  
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

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  
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  
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  
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  
兼治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  
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  
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  
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帝曰  
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爲曰

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  
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  
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各在  
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自觀中  
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  
兼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  
宰相有姦謀隱匿罪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  
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者朝廷之士各守  
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

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過  
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  
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  
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部縣吏  
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然時天下已平數上疏  
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  
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  
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  
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  
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中令孤絢  
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威德裕陰事以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拜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天  
汝納汝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  
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或其究  
主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  
明年卒年六十二德裕既沒見夢令孤絢曰公辛  
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流瀉曰執政皆其憾可  
平既又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  
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

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褒表  
可喜帝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  
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  
良敗於深皆監軍官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  
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粟士皆監  
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  
卷旗去大兵隨以比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  
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相乃下監軍不得干  
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  
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冰或繼火乃得罷

德裕在位雖遠書幣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  
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  
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  
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力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  
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  
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  
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敢  
爲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  
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德裕召  
邠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

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  
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可戡即奏言  
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  
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  
不如少息若弓撥天鈎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  
得所欲願以兵為飛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  
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  
出入禁中人皆不頭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  
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蟻  
進獨自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

詭時者進帝志衰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  
亭曰精思每計人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  
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  
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  
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  
為集賢校理擢累司勳資外郎遷居平泉昭宗東  
遷坐不朝謁取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  
叡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叡  
舉進士復以制策麻刑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  
問成丁州叡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叡實



至是作詔不肯以傳以罪矣汝納之獄朝廷公卿  
無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劔就逮吏使誣引德裕  
雖痛楚掠終不從竟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  
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  
為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為上書直  
其冤坐阿附貶商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  
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王不  
悟卒陷于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  
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哉根夫主威奪者不

陔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入人  
私以所私棄狐疑不斷之階是引桀跖孔顏相  
干前而以眾寡為勝負矣夫國不正得乎身為名  
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擢以次使北周勢成根株牽  
連賢者播弄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  
烈光明作或中興與姚宋等矣

李德裕列傳第二十五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唐書二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尚書  
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勅撰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潯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脩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為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為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母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

宗遣使者尉必起之會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  
史孝章領部等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  
除二鎮當否對曰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  
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  
夷行曰比後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鑄  
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  
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  
工尉遲璋授工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  
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  
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

不用帝即徙璋北州長史以百練賜洵直進門下  
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嘗璟于時  
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寵珣因推言元宗自謂未  
嘗殺一不梟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  
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  
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  
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王用忠良又益治用邪  
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遵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  
論不可遠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  
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必夷行蓋

專詆嗣後又素善章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  
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為吏部尚書尋  
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還門下  
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吏行與崔珙俱拜  
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  
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之喃  
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臣先拜而後  
各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  
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隅品官無元禮時  
寶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為僕射乃

志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謝於時  
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  
三公上日各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教所司約三  
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  
定以兵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為河  
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官南方客潤州  
紳六歲而孤家等成人母盧躬受之學為人短小  
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  
稱之紳母有烏銜芝之隊紳元和初擢進士第補

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  
記錡浸不法賓客莫敢言錡教諫不入欲去不許  
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濬為具行錡怒陰教士  
鬻肉食之即脅使者為眾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  
疏坐錡前紳陽怖粟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  
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  
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  
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  
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  
名也乃上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稷宗召為右拾

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二俊累擢中  
書舍人稹為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丁方事稹遂  
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  
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剛  
下是時稹累而轉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出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  
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縣是皆罷之以紳為江西  
觀察使帝素慮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  
遷紳泣言為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  
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

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相者程普  
範善及者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  
削之虞大望後至京師悉具紳所言於逢吉逢吉  
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權虞去其範與劉栖楚  
皆爲捨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  
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  
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  
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  
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辦乃貶紳爲端  
州司馬栖楚望怒得善地皆切齒切詈下百官賀逢

吉唯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  
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憂言紳在逢  
吉之歿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敕書一笥發之  
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  
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還歷封康間湍瀨險澁  
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  
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數量移  
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  
刺史霍山多虎獺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  
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  
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為  
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云官道  
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  
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  
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  
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  
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  
臧貶灌州司戶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

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堂弟會昌時  
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賊狼藉身  
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錡鞠湘罪明白論  
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  
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  
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  
嘗為青州刺史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  
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  
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為湘訟言  
湘素真為人誣讒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

妻資媵結賊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  
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  
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  
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即翻其辭因言御  
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  
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實湘死是時  
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公狐緇崔鉉白敏中皆  
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  
戕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及者官爵皆  
奪子孫不得進官紳雖云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

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  
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怨  
仇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然所至務為  
威烈或陷具刑故雖沒而少湘冤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  
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未申錫為翰林  
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辭廷老廷老  
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云坐是亦奪職累廷諫  
議大大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  
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與可言



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肅傲不讓夷對帝曰讓夷可  
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公宗鄭重曰球故與李宗  
聞善且記其操筆在赤墀下所言為後世法不可  
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  
夷進中書舍人既而李珣揚嗣復以重之薦於帝  
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二遷至尚書右丞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  
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為大行山陵  
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  
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顯劇以儉約自將為世

### 容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  
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遠儒術器識方重動循  
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  
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為  
拍騷同昌公王要里帝與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  
為帝造曲日數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綴飾刻  
畫魚龍地衣用緞五千疋曲作辭哀思裴回聞  
者皆涕下拜闕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

寵之家嘗娶婦帝曰弟去吾當賜酒飯以便者負  
二銀盞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播甚人無敢片  
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  
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  
假使投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  
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瓚為王  
府率拾遺書滄直固爭卒授光川長史今而位將  
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  
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毅謂可及曰  
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  
以官車後藉沒亦當爾確居任六年進尚書右僕

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  
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出謂曹學云弟汝以忠  
武軍節度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  
宏詞皆止徐商辟署塔鐵所累遷太常博士劉瑑  
執政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  
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大醫韓宗紹等送詔  
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反違無敢言即

自土疏固爭宗紹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  
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  
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  
節度使路巖章保衡從為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  
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下深切御史中丞  
孫瑄諫議大夫高竦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  
殊未慊按圖視羅川道萬里即貶羅州司馬參軍  
事命李庾作詔極詰將遂殺之天下謂瞻變正特  
為護擠與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疏甲解  
嚴等不敢害信宗自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

書為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為人  
廉約所得俸以餘歲親舊之窶困者安不留儲無  
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字潔弟助字元  
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  
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  
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  
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帝  
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襲答俄拜  
京兆尹太常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

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  
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大原  
府有惠政為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  
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  
構以沈檀塗綠鏤龍鳳飾金釵之上施複坐隙  
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磬道以升前  
被繡囊錦襪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  
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能晏駕帝曰使朕生見  
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刺珠玉為帳孔鵠周飾之

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為檐注陛城塗黃金每  
刺數日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玉及繡蓋  
綵以為幢節費無算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  
其徒導衛天子徇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  
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  
小人至斷臂指以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士為刺  
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刺悉震搖若有光  
景云京師高賢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  
為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  
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

篤尚如新言者其多皆不能救信示立詔師其骨  
都人者其妻辭餒或嗚咽流涕

賈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搞人  
耳裸頭露足以不食自資癯辱其身弁營山焚行  
一槩之若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  
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  
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榮親屬大抵與黃  
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睹夫生人之情  
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  
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死復生回復償報

款豔其間為或然以賤山貴遠為真親譁差殊不  
可研詰華人之謫誕者又攘班周列禦寇之說佐  
其甚魯墨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虛妄  
相誇誇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  
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  
內道場書夜吐噴異襪冠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  
分供塔廟為賊臣嘻咲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  
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廟死震亦  
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子懿宗不巧精爽奔  
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場焉此百舛之

齧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示廟上帝  
無以進焉吊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二載而遠  
以身爲殉嗚呼運移社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  
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卷182-卷191

